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02

词典用户释义的认知阐释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启示

陈贤德,杨玉玲

(北京语言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在认知视角下,释义过程是释义者的认知处理过程。让词典用户参与释义,对用户释义文本的分析会有助于词典编纂者了解用户的认知特点。用户与专家所采用的释义方式同中有异,大部分专家和用户对“如果”和“按照”等抽象词语均采用“相等相近式”进行释义,专家对“苹果”均采用“种差+类+种差”进行释义,而用户多选择“类+种差”。在义项数量上专家和用户也表现出不同。用户释义受到象似性、范畴化、识解等认知规律的影响,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其呈现出的理据性对词典编纂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词典编纂;用户释义;涉身认知;象似性;范畴化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07-08

在“以用户为中心”编纂理念的指导下,了解词典用户的认知特点是词典编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认知视角下,用户对词典的使用从属于广义的语言能力范畴,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可通过用户的外显行为和内隐心理予以探测^[1]。以往对词典用户的认知研究多关注用户的外显行为如查阅过程,而对其内隐心理却关注不够。

语言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释义”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同样受到认知的影响,而释义过程也是释义者认知处理过程。让用户参与释义,对用户认知处理的结果——释义文本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用户释义过程中的认知特点,推理出其内隐心理,从而有助于词典编纂。但用户释义究竟有无认知理据?用户会选择何种释义方式对不同类型的词语进行释义?与专家相比,用户释义又有何不同?用户释义对词典编纂有哪些启发?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一、试验设计

被释词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认知具有无意识性,为使用户能直接通过无

意识的认知活动来完成释义,所选词语应是用户早已通过身心体验习得的基本词语。(2) 从词典编纂实践来看,不同词类的释义方式存在差异^[2]。为考察用户对不同词类的释义方式,所选被释词应属不同词类。(3) 基于双重编码理论,具体词和抽象词的加工过程存在差异^[3]。释义过程也是认知加工过程,词语的抽象程度可能影响着释义结果。

我们从《现代汉语常用词表》(2008,商务印书馆)中选取5个不同词类、不同抽象程度的词语,具体词:苹果(名)、按摩(动)、枯萎(形),抽象词:按照(介)、如果(连)。同时请27名汉语母语者对测试词的具体性进行李克特5度量表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词语具体性越强;分数越低,表示抽象性越强。数据结果表明:具体词和抽象词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12、1.31分,二者差异显著($t=39.5, p<0.001$)。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词典用户进行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用户的专业、学历、是否有词典编写经验等。第二部分让用户设想自己是词典编者,并用汉语对5个词语进行释义。整个释义过程要求用户须完全依靠直觉进

收稿日期:2023-07-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外向型汉语学习融媒词典的研发与创新研究”(22BYY159);国家语委全球中文学习联盟研究专项“数智时代中文学习多模态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YB145-85)

作者简介:陈贤德(1995—),四川成都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杨玉玲(1972—),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行释义,不得查阅任何工具书、借助网络或询问他人。问卷由问卷星系统发放至用户,共收回问卷462份,其中有效问卷451份,有效率为97.6%。

二、用户释义与专家释义对比

选择《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202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以下简称《现规》)、《汉语大词典》(2020,上海辞书出版社)、《实用现代汉语词典》(2014,湖南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实用》)、《新编现代汉语词典》(2016,湖南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新编》)、《多功能现代汉语词典》(2016,四川辞书出版社,以下简称《多功能》)、《现代汉语大词典》(2014,江西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大词典》)7部内向型母语文词典的专家释义作为比较对象。根据符淮青(1992)的研究,将释义方式分为相等相近、归类限定、描写说明等类型^[2]。

(一)“苹果”释义对比

专家和用户对“苹果”释义不同表现在两方面。

(1)义项数量及其排序

仅4.9%的用户认为“苹果”为多义词,但第二个义项并非“树义”,而是“手机品牌义”,并均将该义项置于“果义”之后。如:

①一种水果,颜色是红红的,形状是

圆圆的。

②一种手机品牌。

7部词典中,《现汉》《汉语大词典》《大词典》3部词典将“苹果”视为多义词,两个义项分别为“树义”和“果义”,且均将“树义”置于“果义”之前,如:

①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红晕。果实圆形,味甜或略酸,是常见的水果。

②这种植物的果实。(《现汉》)

(2)释义方式

释义方式上,用户和专家对“苹果”首义项的释义均采用归类限定式,见表1。

如表1所示,专家与用户对“苹果”的释义差异主要表现在:首先,大部分用户选择“类+种差”型来释义“苹果”,说明“苹果”的“类”——“水果”在用户脑中具有认知先行性,而专家则反之。其次,专家认为果树词条中的“整体”(树义)和“部分”(果义)两个义位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对“部分”的释义必然以“整体”为背景^[4],因而将“树义”纳入到对“苹果”的释义中。但用户并未释义出“树义”,而仅对“果义”进行释义,表明“果义”更易为用户所感知和描述。此外,基于感知体验,用户亦能准确、充分地释义出苹果“外形”“口感”等种差特征。

表1 用户与专家对“苹果”释义方式统计

释义类型		释义案例	占比(%)
用户释义	类	(1)一种水果。	19.7%
	类+种差	(2)一种水果,味甜,红色。	52.4%
	种差+类	(3)一种水果,外表为红色,多汁。	24.5%
		(4)甜味的、维生素丰富的水果。	
	种差+类+种差	(5)一种长在树上的常见水果,外观红色,口感脆甜可口。	3.4%
		(6)温暖带水果,圆形,呈现红色或者绿色,味甜或味酸。	
专家释义	种差+类+种差	(7)落叶乔木,叶子呈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红色晕。果实也叫苹果,圆形,味甜或略酸,是普通的水果。《实用》	100%
		(8)乔木,果实圆形,味甜或略酸,是普通水果。《多功能》	

(二)“按摩”释义对比

用户采用“归类限定”和“描写说明”两种释义方式对“按摩”进行释义。“描写说明”即对被释词加以种种限定的说明描写,“按摩”的描写说明式释义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类型一:具体说明

“按摩”的施者、受者、行为动作与目的,有时目的可省略;类型二:具体说明“按摩”的限制因素、行为动作、关系对象与目的。专家均采用类型二对“按摩”进行释义,但有时将“限制因素”省略。如表2。

表2 用户与专家对“按摩”释义方式统计

释义类型		释义案例	占比(%)
用户释义	种差+类	(1)能使人舒服的服务。 (2)一种令人放松或者调节身体健康的运动。	27.6%
	描写说明类型一	(3)有理疗知识的人在另一个人的身体上进行推、按、揉、捏等动作,以期使被按摩者得到放松和缓解疼痛。 (4)技师为顾客舒展筋骨。	19.8%
	描写说明类型二	(5)用手推、按、捏身体的部位 <u>以达到舒服、放松的效果</u> 。 (6)用手或者借助工具按、压、揉、捏人体的部位 <u>从而缓解疲劳和疼痛</u> 。	52.6%
专家释义	描写说明类型二	(7)用手在人体的一定部位上推、按、捏、揉等, <u>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皮肤抵抗力,调整神经功能</u> 。(《现汉》) (8)一种治疗方法。用手在病人身体上的一定穴位做推、按、捏、揉等动作, <u>以促进血液循环、调整神经功能</u> 。(《实用》) (9)在人体上按、推、捏、揉等,用来舒筋活血, <u>达到保健、治疗的目的</u> 。也说推拿。(《现规》)	100%

由表2可知,专家和用户多采用“描写说明式二”对“按摩”进行释义且释义的词义构成大体一致。如均能释义出“按摩”所涉及的动作有“推”“捏”“按”等,表明两者对“按摩”感知体验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专家能从医学角度释义“按摩”的目的,而用户则多是基于体验进行描述

(如表2中例(5)一(9)中划线部分),可见两者的释义视角有所不同。

(三)“枯萎”释义对比

在“枯萎”的释义上,用户和专家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释义模式;二是描述对象。如表3。

表3 用户与专家对“枯萎”释义方式统计

释义类型		释义案例	占比(%)
用户释义	种差+类	(1)植物极度缺水的一种状态。 (2)植物的生命即将到尽头的状态。	31.9%
	描写说明类型一	(3)花、草等植物因某种原因而枯黄凋谢。 (4)植物因干枯而萎缩。	15.7%
	描写说明类型二	(5)植物逐渐衰落。 (6)自然界的植物开始失去生命力。	36.7%
	否定对立	(7)不新鲜。 (8)不再新鲜。	4.5%
	相等相近	(9)凋谢、萎缩 (10)凋零	11.2%
专家释义	描写说明 (语素分析)	(11)(草木)干枯萎缩。(《多功能》) (12)枯干萎缩。(《实用》)	100%

从表3可知,用户对“枯萎”的释义模式更加多样,即使在共用的描写说明式上,二者也有所不同:用户重在具体说明“枯萎”的描述对象、原因、结果、行为动作,而专家均采用语素分析法。此外,用户认为“枯萎”的描述对象一定是“草木”“植物”等,而专家并不这么认为。可见,用户仍

主要基于自身感知体验进行具象化释义,而专家释义则是从语言学专业的角度进行释义。

(四)“按照”释义对比

用户采用“相等相近”和“描写说明”两种方式对“按照”进行释义。其中,描写说明式为:以同义范畴中的词语为起始词,并说明涉及对象、行

为动作以及行为动作所涉及对象,有时行为动作来释义“按照”,如表4。
所涉及对象可省略。专家均采用“相等相近”式

表4 用户与专家对“按照”释义方式统计

释义类型		释义案例	占比(%)
用户释义	相等相近	(1)根据 (2)依照、遵照	65.2%
	描写说明	(3)依照某种原则或方法做某事。 (4)根据某种理论或方法进行实践。	34.8%
专家释义	相等相近	(5)依照;依据(《实用》) (6)根据;依照(《现汉》)	100%

如表4所示,用户和专家多采用“相等相近”式来释义“按照”,可见该方法在释义“按照”时具有认知上的优势。同时,用户能较准确地释义出与“按照”相等相近的词语如有“依照”“遵照”“依据”等,“依照”的选择率却高于其他词语,表明该词更易于从长时记忆中提取。

(五)“如果”的释义对比

用户采用了“相等相近”“归类限定”“描写说明”等四种方式对“如果”进行释义。其中,描写

说明式共三种类型,类型一:以同义范畴中的词语为起始词,再描述其对象与行为动作,有时行为动作可省略;类型二:以同义范畴中的词语为起始词,再描述其行为动作,最后描写动作所涉及对象;类型三:先引描述限制因素,再描写行为动作,最后引入同义范畴中的词语。复合释义,以同义范畴中的词语为起始词,而后补充“如果”的语法功能。除《现规》外,其他词典都采用“相等相近式”来释义“假设”,如表5。

表5 用户与专家对“如果”释义方式统计

释义类型		例句	占比(%)
用户释义	相等相近	(1)倘若 (2)可能	40.3%
	种差+类	(3)表示假设的一种用法。 (4)一种假定的情况。	38.2%
	描写说明类型一	(5)假设某一件事情发生。 (6)假设某种情况。	14.7%
	描写说明类型二	(7)假设发生某件事。 (8)假设出现某种情况、条件。	2.9%
	描写说明类型三	(9)对没有发生的情况作出假设。	2.3%
	复合释义	(10)假设,通常放在句首。	1.6%
专家释义	相等相近	(11)表示假设(《实用》) (12)表示假设(《现汉》)	85.7%
	描写说明 (说明语法功能)	(13)连接分句,表示假设关系,常同“就”“那么”等词配合。(《现规》)	14.3%

从表5可知,相比于专家,用户对“如果”的释义方式更为分散多样,这主要受用户学历、专业等差异的影响。虽然用户均采用了“归类限定式”对“如果”“苹果”等词进行释义,但在具体类别上仍存在差异,“苹果”多为“类+种差”,而“如果”却多为“种差+类”。同时,随着词义抽象程度的提高,“类”的提取却变得逐渐模糊、不一致,如用户能准确、统一地指出“苹果”的“类”为水果,

却将“如果”的“类”描述为“词语”“用法”“情况”等。

三、用户释义的认知阐释及其启示

用户释义是基于经验感知、心智活动而形成的,故而基于认知语言学原理分析用户的释义文本可以揭示出用户认知特点,并反哺词典编纂。章宜华也指出,我们可以用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输

出来研究他们的认知规律,而研究的重点是知觉结构的组织与语言的意义和理解^[5]。

(一) 涉身认知与用户释义

冯海霞等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人们对植物的“显著”感知是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即先感知整体而后感知部分。这些动因机制的整合,促使编者对《现汉》的义项按“植物整体”→“植物部分”的顺序排列^[4]。用户的释义却与之不同,首先用户并未感知到“树义”,其次即便部分用户将“苹果”分析为多义词,也是将“果义”置于首位。可见,用户并非按照对“整体—部分”的感知来释义和排列义项,而应是基于涉身认知体验。所谓涉身认知是一种对有机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认知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说明,其强调“涉身”是认知的必要条件^[6]。基于该理论,概念和意义是基于感知体验而产生的,而感知体验需通过人的身体构造与客体等进行互动。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一系列认知策略建构出复杂的概念系统,再经词汇化过程形成语言^[7]。一般而言,距离我们近的事物比距离远的事物更易被涉身体验,语言概念也因此而得以优先建立。儿童语言发展研究显示,儿童最先习得的词汇为生活中容易接触到的人和物,如“妈妈”“狗”“奶”“球”等^[8]³²。于“苹果”而言,用户最易接触、距离其最近的应是苹果的“果义”,而不应是“树义”。物理上近距离的涉身体验使得“果义”作为优先于“树义”的概念映射到用户的思维中,并最终通过释义的语言形式体现。因此,根据用户的涉身认知经验,词典宜将“果义”置于“树义”之前,而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则更应如此。我们考察《学汉语词典》(2006,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011,商务印书馆)、《汉语教与学词典》(2011,商务印书馆)等几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对“苹果”“桃”“柠檬”等五个果类词语的释义,发现几部词典均将“树义”置于“果义”之前。相比之下,同类型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2020,商务印书馆)、《JUZI汉语》App的处理更符合用户认知特点,如:

苹果:①一种水果,圆形,较为坚硬,皮红色、淡绿色或黄色,果肉白色,味道甜中带酸,

②长这种水果的植物。《当代汉语学习词典》

桃:①(~儿)一种水果,球形,外面一般是粉红色的皮,果肉很甜。一般说成“桃儿”,也叫“桃子”。

②长这种水果的树。更常说“桃树”。《JUZI汉语》App

同样,“枯萎”在客观世界中通过植物外在形象的改变易被用户通过视觉所感知,而作为隐喻概念的“精神”“心灵”“意识”等的“枯萎”则相对不易被感知。感知难易的不同使得词义描述的不同主体出现的频率呈现出较大差异,BCC语料库中有关“枯萎”的语料共计3283条,其中93.4%与植物相关,绝大部分用户释义中“枯萎”的描述对象也均为草木、植物等。可见,在涉身认知的影响下,用户能分析出的语义多为易被身心所感知体验到的,反之则较难。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草木、植物等作为“枯萎”描述对象在认知识别上的优势。因此,为顺应用户认知特点并弥补其认知缺陷,我们赞成如下释义方式:

①形容植物等失去水分后变干并缩小。

②比喻生命、行业等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后衰弱或者消失。《JUZI汉语》App

同时,编者在释义时亦受涉身认知的影响,易通过身心感知、体验到的概念在提取时相对较易,反之亦较难。因此,以内省的方式对义项进行提取则难免有所遗落。李仕春的研究即显示,汉语类中型语文词典中100核心词的义项精细度过于粗疏,其主要原因在于编者主要依靠语感来提取义项^[9]。因此,为弥补自身认知不足,编者应借助语料库或其他较为客观的方法对义项进行划分。

(二) 象似性与用户释义

人的思维存在一个隐喻概念系统,该系统是基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身体经验而形成的,如:空间方位、身体部分、动作顺序等。语言表达形式对应隐喻概念系统的方式时,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自然会有一系列的理据性对应关系,此即为象似性。其中,距离象似性又主要表现在同属一个义群或语义场,或欲述一致性较高的信息,在思维时就容易将它们放在一起思考,共现的可能性就较大^[10]³⁴¹。利用同一义群或语义场中的邻近概念进行转喻具有认知上的优先性和经济性,因而“相等相近”式使用频率也较高。但即便是同属一个义群或语义场的词语,其距离被释词的

语义感知距离亦有差异,距离越近则选择概率越大,如“按照”的近义概念有“依据”“依照”“遵循”等,而“依照”“遵照”等的选择概率却远高于其他词语。研究表明,在汉语复合词视觉识别的早期阶段中,字形匹配与音位信息是首要影响因素^[11]。因此,用户在选择近义概念时,会优先选择与被释词具备同音、同形语素的词语,因而“依照”“遵照”等词语具有优选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用户多是在认知经济性驱动下选择近义概念,然而用户自身并不具备分析被释词义值、义域的能力。因此,用户选择的近义概念虽具有认知经济性,却不一定具备语义的准确性。编者在采用同义近义释义时,可先挑选出哪些词在用户识别过程中具有优势,而后对这些词语的义值、义域等加以分析,使得被释词能同时兼具认知上的经济性和语义的准确性。

(三) 范畴化与用户释义

范畴化是人脑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和定位的心理过程。“归类限定式”实则是用户范畴化认知能力的体现。从认知的角度看,范畴化是所有高级认知活动(如思维、感知、行为和语言等)的基础,可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上位层次、基本层次和下位层次。人们对基本层次范畴一般采用完型(gestalt)的认知方式,如“苹果”在用户心理上折射出的是一个整体,其他构成部分多被忽视,这也同样解释为何用户不对“苹果”的“枝叶”“花朵”等进行描述。上位范畴的形成依赖于组成上位范畴的各基本层次范畴的交叉相似性,是一种家族相似性范畴。随着被释词语语义抽象程度的提高,用户对上位范畴即词语“类”的识别逐渐模糊,如用户能准确描述“苹果”的上位范畴为“水果”,却将“如果”的上位范畴描述为“词语”“用法”“情况”等。Versky 的实验显示,幼儿倾向于按照视觉特征(如颜色形状)或功能关系来提取上位范畴,因为视觉特征比抽象特征更为明显,加工抽象的概念特征比加工视觉特征更耗时、更复杂^[12]。相比之下,“苹果”“枯萎”“按摩”的语义更具体,更易通过身心体验、察觉,用户提取其上位范畴也更为容易。“如果”语义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使其不易被直接体验,其上位范畴提取的过程也更为复杂。

此外,不同词语的“归类限定”类型并不相同。“苹果”多为“类+种差”,而“枯萎”“按摩”多为“种差+类”。由于易被涉身体验,用户早在儿

童时期就已构建出“苹果”的上位范畴概念“水果”,且在母语习得和二语学习过程中用户多会接受到“苹果是一种水果”类似的描述。此外,对多数调查者而言,“苹果”是“水果”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是一种原型^{[13]35}，“苹果”能直接激活“水果”上位概念。在生活经验、语言环境等的共同影响下,“苹果是一种水果”相比于“苹果是一种“xxx”的水果”更具有认知上的先行性。相比于“苹果”,用户此前多未接触或建立过“如果”等词的上位范畴。用户采用“归类限定”的方式对“如果”等词进行释义时,需重新建立其上位范畴,而上位范畴的建立需在基本范畴基础上进行归纳,需要更高、更抽象的概括能力^{[14]64}。心理学研究也证实,要实现主题相关归类,个体需通过潜在的模糊性概念整合,在语义关系较弱或语义距离较远的客体间建立时空或功能上的逻辑联系^[15]。因而,用户在提取“如果”等词的上位范畴时,需要经历“概括”“抽象”“整合”等过程,而描述被释词“种差”的过程即是在经历此过程。用户通过过程性的描述建立起被释词与其所属类别或上位范畴的逻辑联系,故而选择“种差+类”的释义类型。

可见,“类+种差”式可能更符合用户对具体名词的认知,而大部分词典多采用“种差+类”式。有关名词范畴认知研究也显示,人们在清晰地识别分辨各个离散个体的前提下,先是基于可感知的总体相似性(即所属类别)来进行心理上的联结成组(grouping by means of assembling)^[16]。

(四) 识解与用户释义

识解指人们为了思维和表达的需要采用不同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场景的能力,主要包括视角、详略度、辖域和突显^[17]。视角是人们对事体描述的一种角度,体现了观察者和其所审视的情景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从不同的视角对事物进行观察和描述,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参照点,即认知主体为了与事物建立心理接触,而首先激活对某一事物的概念。认知参照点不同也意味着概念化存在差异,语言表达形式也因而不同^[18]。因此,不同词语乃至相同词语的释义用户会产生不同类型。如用户从不同的视角去描述“按摩”,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参照点,描写说明式释义类型1的参照点是“施者”,而类型2的则是“限制因素”。同一类型的释义差异主要体现在详略度上,即“对一个场景观察或是描写的精确程度”,而其主要受用

户专业、学历的影响,如例(1)是一名医学硕士研究生的释义,例(2)是一名计算机本科生的释义:

(1)用手或用工具按、压、推、捏、揉人的肩、背等部位以缓解疲劳或消除疼痛。

(2)用手按压身体部位以使身体放松。

某个述谓结构的辖域可被描述为用以描述刻画所需的语境。辖域制约着人们对于表达式或一个文本准确意义的理解,因为这和个体的百科知识相关。百科知识常常被作为背景参照系,帮助人们去准确把握被激活的相关概念域中那些被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成分^[18]。释义的过程是认知主体参照一定的百科知识进行识解的过程,用户通过调动背景知识中的不同域如空间域、动作域等来识解被释词的概念,识解完成之后通过释义文本展现。在辖域影响下,用户能够分析出被释词的语义构成,如用户能够分析出按摩所涉及的动作为“推”“按”“捏”等。

辖域和视角形成后,确定下来的场景和认知参照点不同可能会导致描写着力点即凸显成分亦有所不同。汉语通常使用语序手段把信息焦点尽可能地放在句尾位置^[19],例(3)和例(4)即为不同用户对“按摩”的语义凸显情况:

(3)用手抚摸、击打身体的部位以达到舒服、放松的效果。

(4)有按摩经验、医学知识的人按、压在人体部位从而帮助顾客疏通经络、治疗疾病。

可见,对于同一词语,专家与用户所依据的视角、辖域是不同的。在释义过程中编者应基于不同类型词典特点调整自身视角、辖域等,百科词典释义应偏向科学分析,而语文词典则可适当向用户视角倾斜。现实却是,即便是同类型的词典对同一词语的释义所依据的视角、辖域也并不相同,如《新编》和《实用》对“按摩”的释义更为专业,而《现汉》的释义则更偏向于用户。同时,编者也要基于词典类型选择改变释义详略度,如学习词典释义的详略度可略低于百科类词典。

辞书编纂已进入融媒体时代,而其中“词典—用户”的融合互动是重要的融通环节。就释义而言,在象似性、范畴化、识解等认知原则或规律的影响下,用户释义存在一定的理据性和随意

性。一方面,辞书编者应正视用户释义的理据性,在融媒体词典中可以以“众筹”的形式开辟用户释义专栏,让用户对部分词语(尤其是“新词新语”)进行释义。另一方面,就其随意性而言,专家对用户释义严格把关,同时反思自己是否在释义过程中受到认知规律的束缚,并针对用户的认知缺陷强化部分内容的编排,以突出重点。

参考文献:

- [1] 王仁强,罗杨. 认知词典学界面研究[J]. 现代外语,2021(5).
- [2] 符淮青. 词的释义方式剖析(上)[J]. 辞书研究,1992(1).
- [3] Paivio A. Dual coding theory: Retrospect and current status[J].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1(3).
- [4] 冯海霞,赵越. 植物词条在语文词典中的释义和义项排列[J]. 辞书研究,2010(2).
- [5] 章宜华. 认知词典学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兼谈奥斯特曼的《认知词典学》[J]. 辞书研究,2018(6).
- [6] 刘晓力. 交互隐喻与涉身哲学——认知科学新路径的哲学基础[J]. 哲学研究,2005(10).
- [7] 林克勤,姜孟. 从涉身认知科学看语言涉身性研究的维度[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6).
- [8] 唐燕儿. 儿童语言学习心理[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 [9] 李仕春. 汉英中型语文词典义项精细度对比研究[J]. 长江学术,2016(3).
- [10]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11] 吴建设,常嘉宝,邱寅晨,等. 汉语复合词视觉识别的时间进程:基于同形语素的行为与ERP证据[J]. 心理学报,2020(2).
- [12] versky B. The development of taxonomic organization of named and pictured categorie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5(21).
- [13] 谭爱平. 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 [1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5] 马军朋,叶卓尔,林依,等. 认知风格影响归类过程中的神经活动——来自fMRI研究的证据[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2).
- [16] 池舒文,陈维振. 从实物典型到事体侧显——对名词范畴认知加工的认识论解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2).
- [17] Langacker R W. Raising and Transparency[J]. Language, 1995(1).

[18]金胜昔,林正军. 识解理论观照下的等效翻译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19]刘丹青,徐烈炯.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
字句[J]. 中国语文,1998(4).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Dictionary Users' Definition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Lexicography

CHEN Xiande, YANG Yuli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definition process is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ne of definers. Letting the dictionary users participate in the definition and analyzing the users' definition texts can help the lexicographers understand the users'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definition methods that the users and the experts employ. Most experts and users employ "equal and close form" to define such abstract words as "if (如果)", "according to (按照)". All experts use "specific difference + category + specific difference" to define "apple (苹果)", while the users mostly choose "category + specific difference". The experts and users employ different numbers of entry senses. The users' definitions are influenced by the cognitive laws such as iconicity, categorization and construal. Although they have certain arbitrariness, the presented motivation has a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lexicography.

Key words: lexicography; users' definition; embodied cognition; iconicity; categorization

(责任编辑 雪箫)